

温故戊戌年

走向共和 晚清历史报告

【插图本】

张建伟 著



温故戊戌年

走向共和晚清历史报告
「插图本」

张建伟 著

走向共和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故戊戌年/张建伟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10

(走向共和:晚清历史报告)

ISBN 978-7-5354-5213-9

I. 温… II. 张…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0909 号

策 划:武汉七星书坊文化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张远林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敖 露

责任印制:左 怡 包秀洋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荆州翔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0.125

版次: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89 千字

定价:30.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第一版前言

在我的印象里，康有为先生是近代史上最卓越的人物之一，给我们带来了真理、勇气和智慧，于是便在 1996 年写了康先生和戊戌变法的事儿，并在 1997 年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但就在获奖的那一天，我觉得我的写作在什么地方出了点问题。

那天是 1997 年 12 月 26 日，我正在香港购物。1997 是香港回归的一年，我曾经两度赴港采访，这是第二次。那天是圣诞节，我到宝丽金的专门店淘了一堆 CD 后就钻进了书店，然后就发现了黄彰健先生。

我早就知道黄彰健先生，他是台湾的戊戌史研究专家，他写了一本《戊戌变法史研究》，大陆曾有介绍，但我始终没找到此书，在写康有为和戊戌变法时，我去过的书店和图书馆都没有这本书，而那篇历史报告就在没有看到黄彰健先生的书的情况下，写了出来。

现在，我发现了他的书，自然如获至宝。那本书有 A4 复印纸那么大，封面是灰色的，没有图，只有一些字，写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五十四《戊戌变法史研究》黄彰健”。翻开扉页，又知道此书是“‘科学委员会’资助”出版的，怪不得灰不溜秋的，像本大学生用的讲义。再看出版时间，是 1970 年，书里的部分纸张已经被水沤过，估计在书店地下室里压得过于长久。但价格却很贵，120 港币，便和书店的经理砍价，无论如何砍不下来，说是只有这一本，已经绝版了等等。我自然不相信，但咬咬牙，还是买了下来。

那天剩下的时间，我便读这本书，刚读了序言，我便再也高兴不起来。

黄彰健先生说：“戊戌政变后，康有为伪造衣带诏，对外伪称保皇……并不承认围颐和园。他们将游说袁世凯武装夺权，亦说成为保光绪；将政变的责任完全归之于旧党。”

这指控是严重的。此说如果成立，那么，我们所熟悉的戊戌变法史，将有另外一种写法。

然而，戊戌变法的历史已经过去整整 100 年了，我们为什么会始终因袭某种既定的历史结论——大陆毕竟有那么多戊戌史研究专家——而没有丝毫的

检讨呢？黄彰健先生说，这很难说是史家的错处，他也是看到《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以及许多开放的清代档案（包括微缩胶卷）以后，才敢于“深入讨论”。以前，他也是多“尊重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康有为《自编年谱》及《康有为戊戌奏稿》”。现在他发现，他过去尊重的这些史料，许多都不真实，甚至有精心伪造的痕迹。

首先，戊戌变法以前，康有为从事的是“革命”，戊戌变法开始及以后，他要搞的是“改革”。这当然不能截然分开，但改革与革命毕竟不仅仅是不同的两个词。“革命”在当年等于“造反”，因此，“不能不玩弄两面手法”，也因此，“分析他们的政治活动，不能仅依据他们对外公布的文件。康有为最懂得‘文兴而实不兴’，我们须仔细揣摩他的话的真实含义。这是治戊戌变法史时感到的第一点困难。”

其次，“康、梁最懂得‘时措之宜’、‘与时偕行’”。他们的主张最缺乏固定性。康是一个头脑复杂的人，他应付复杂的政治局面，我们不可将他的策略看得过分简单。但其意旨所重，仍不能不加以揣测。由于他思想复杂善变，我们分析他的政治活动，对他的某些主张我们有时又不能太执着；对他的意旨的揣测，我们有时似不宜说得太肯定，似乎如此才符合他的内心。这是研究这段历史时感到的第二点困难。”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和《康有为自编年谱》记戊戌变法事，往往凭记忆，所记史实发生年月及先后次序，常有错误。“而事件发生的正确日期的考得，往往可使若干棘手不易解决的问题迎刃而解。这些日期的考得，极为不易。这是研究戊戌这段历史时感到的第三点困难。”

老实说，看到这么困难的研究，我一方面对黄彰健先生起了敬意，另一方面，也觉得这样的研究，不是我所能承担的事情。我毕竟不是历史学家。但就在这时，一个长途电话改变了我的看法。

当时，我刚刚读罢黄彰健先生此书的序言，北京来的长途电话说：我写的关于戊戌变法的历史报告已经获得了“鲁迅文学奖”。我至今记得来电中那兴奋的语气。这是中国首次颁发“鲁迅文学奖”，是中国文学界的最高奖项。一个作家，能把自己的名字与鲁迅先生连在一起，确是很幸福的事情。

如果不是恰在此时读到黄彰健先生的书就好了。我可能会忽略这件事情，并把我因获奖而产生的虚荣心保持下去。

如果那个奖不是和鲁迅先生的名字连在一起就好了。我可能不会因写一些过去不知道的事情，而产生如此深深的自责。

总之，一本书和一个电话改变了一切。我决定重新写作这部历史报告，于



是诞生了现在读者看到的这部书。

黄彰健先生的研究当然不是定论。历史没有定论。否则就等于消灭历史。这一观点,我以为,适用于一切历史研究报告,包括我写的这本书。

那么,在写作了这本书后,我是否仍然认为康有为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卓越的人物之一呢?是的,我仍然这样认为。本书对康先生的一些历史事迹有所更正。但人无完人。对康先生,对所有的历史人物,都理应如此看待。

1998年6月于北京西坝河



目 录

修订版总序·····	001
第一版前言·····	007
 第一章 戴着镣铐跳舞·····	001
1. 光绪皇帝发了一句牢骚·····	001
2. 慈禧太后发了三道谕旨·····	006
3. 权欲在心要发芽·····	009
4. 有压迫就有反抗·····	011
 第二章 首辅被罢·····	016
1. 状元·宰相·帝师·····	016
2.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020
3. “鬼子六”抱疾论翁·····	029
4. 死者与生者擦肩而过·····	031
 第三章 操刀授柄·····	037
1. 毛遂自荐·····	037
2. 秀才遇到兵·····	039
3. 一支笔横扫千军? ·····	041
4. 一个皇帝和一个知识分子关于改革的对话·····	042
5. 期待的与被期待的·····	045

第四章 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049

1. 帝阍沈沈叫不得·····049
2. 万木森森一草堂·····058
3. 新学伪经案·····066
4. 康梁公车未上书·····071
5. 告别革命·····083

第五章 为渊驱鱼·····090

1. 改革的太阳亮了·····090
2. 抓了一个反改革典型·····098
3. 兔子要吃窝边草·····102
4. 王照的苦心·····109
5. 但闻新人笑，哪管旧人哭·····114
6. 《密诏》疑云·····120

第六章 秀才造反·····127

1. 毕永年日记·····127
2. 诡谋直记(上)·····129
3. 泪洒乾坤焉置我·····132
4. 诡谋直记(下)·····141
5. 谭嗣同狱中题壁诗考·····142

第七章 袁世凯的问题·····146

1. 在宫廷政治中，幸运常常是伪装·····146
2. 山雨欲来风满楼·····152
3. 伊藤博文高吟低唱·····154
4. 张之洞隔江劝学·····159
5. 谭嗣同夜探袁世凯·····167
6. 日本海上的SOS·····173



7. 在昏暗的宫殿里,有一个可怜的皇帝.....177
8. 王顾左右而言他.....180
9. 解决生死问题,留下道德问题.....182

第八章 政变.....191

1. 一个世纪的考证.....191
2. 告密.....192
3. 圆明园金窖.....197
4. 伊藤博文触电.....204

第九章 老太后的心事.....214

1. 三审光绪皇帝.....214
2. 只一张旧船票,怎能三次登上龙船.....219

第十章 永远的戊戌年.....228

1. 逃出虎口.....228
2. 与孙中山的决裂.....231
3. 康梁反目.....246
4. 两个康有为.....255
5. 诸天游.....267

戊戌变法大事记.....287

引用参考书目.....300

后记.....303

>>> 第一章

戴着镣铐跳舞



1. 光绪皇帝发了一句牢骚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3月的一天,当政的光绪皇帝发了一句牢骚。^①他说:“如果还不给我办事的权力,我愿退让此位,不甘做此亡国之君!”^②历史学家把这句牢骚郑重地载入史册,作为光绪皇帝“坚定勇锐,立志变法”的前奏。

这确是一句勇敢的牢骚。史家检索历史,兴奋地发现,皇帝牢骚的对象,居然是已经退居二线但权柄仍然在握的慈禧太后。

后世的文学,尤其是影视作品,对光绪皇帝的这句牢骚极尽渲染:他威风凛凛地坐在御座上,忽然拍案而起,面对着慈禧太后的宠臣



▲光绪帝像

① 一说在1895年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后。

②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1册P311。

庆亲王奕劻，一字一板，说了这句向太后讨要权力的话语。那是他早就应得的权力。那不是一句普通的话语。那简直就是他要脱离太后的掌握、自立山头的宣言。他明明知道庆亲王一定会把这句话报告给慈禧。但这似乎正是他所希望的：与其有权无势，不如什么都没有！他的眼睛里有几星火花在闪耀，那是从他——一个从没冒过火花的皇帝——身上迸发出来的。真不得了：那种紧张的、焦灼的、急促的、激越的声音，席卷起他亲政 10 年来一直被压迫着的全部心事、全部力量、全部感情、全部灵魂，在紫禁城中回响。

但这是一句迟到了 4 年的牢骚。

4 年前的 1894 年，中国和日本两国的兵舰在海上相遇，惨淡经营 20 多年、世界一流的北洋水师居然一触即溃，全军覆灭，随后割地赔款，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

痛定思痛。此前的大清国，并非没有改革的举措：练兵、通商、造路、开矿，设制造局以制机械，开翻译局以通洋务，办招商局以争航利，派留学生以学外国。



▲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

然而，不过遇到了一个历来被视为“倭寇”的小日本，居然一败涂地！2000 年了，日本几乎一直师宗中华帝国，而今竟是学生打败了老师！不能接受。不可思议。原因何在？

忽然之间，一本小册子在大清朝流传开来。是一个叫康有为的举人写的，名为《日本变政记》。人们争相传阅，一切似乎全明白了：原来日本早就抛弃了其中国老师，一心一意汲取西方文明而不遗余力，开创了明治维新的大业。同中国一样，它也是一个被西方的炮舰打开国门的国家；同中国一样，它也



是一个君主制国家；同中国一样，它也被迫实行改革和开放。只有一点不一样：日本实行的是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并举的方针。通过康有为的小册子，日本明治天皇的“五条誓文”响彻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

- 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 上下一心，盛行经纶；
- 文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
- 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
- 求知于世界，大振皇基。

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似乎一下子明白了：原来如此！我们忙活了几十年，原来不过抓到了点改革的皮毛；而人家也忙活了几十年，却是抓到了改革的根本！知耻而后勇。老师应不惮于向学生学习。变法吧，我泱泱中华帝国，应像日本当年的明治维新一样，开创出一个我们中国自己的维新大业！

清史纪事本末载（译文）：

自咸丰朝和同治朝以来，中国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外国侵略，朝廷的当权者这才开始渐渐知道西方人长于我们中国的地方，思考着效法西方而自强起来，并实行了一些新的经济政策和措施。然而，这些改革的方法没有改到根本上，所以实行了几十年，还是没有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到了甲午年间，北洋舰队败于日本，国人大哗，志士愤起，痛论变法再不可缓，光绪皇帝也开始知道，不改革、不变法，便再不能立国了，于是勇锐一声，立志维新。^①

这就是光绪皇帝那句牢骚的由来。他这一念之间的勇敢，使大清国有了一次改革的重大转机。他唯一不知道的是：已经退居二线、在颐和园静息 10 年的慈禧太后是不是同意他的变法，并赋予他大刀阔斧实行变革的实权？

谢天谢地。仿佛心有灵犀，光绪皇帝翘首仰盼的颐和园中传来了他的姨母慈禧太后那柔中有威的声音：“变法乃吾素志。凡所实行之新政，但不违背

^① 原文载《清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六。

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儿可自为之。”

一语定朝纲。

一帝一后，一个要求变法，一个同意变法，各自隐藏着真正的动机，遮掩着无穷的心事，轻轻举步，踏上了从戊戌变法到戊戌政变的103天漫漫长途。

6月11日(公历，变法第1天)，光绪皇帝颁布《更新国是诏》，宣示天下：戊戌变法从这一天开始。这份被台湾史学家高阳先生称之为“其实平淡无奇”的诏书^①，毕竟召唤出晚清改革史上的一个崭新开端(译文)：

数年以来，中央政府官员和外省督抚都讲求时务，多数主张变法自强。最近以来，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革武科制度，建立大小学堂，都是经过再三审定，筹之成熟，这才开始施行。只是由于维新风气尚未大开，人们的议论也莫衷一是，有的认为自己老成忧国，以为旧有的规章必应墨守，新的办法必当摒除，真是众喁尧尧，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如果仍以这种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难道真的能够抵抗西方强国的坚甲利兵吗？

朕认为，国家的基本国策不定，则号令不行，一旦流弊丛生，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不相容，徒蹈宋朝和明朝的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这就好像冬裘夏葛，势不两存啊！因此，朕特别明白宣示，今后政府和外省的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知识分子、普通百姓，都应该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能够符合实际情况的，实力讲求，以杜绝过去那种空疏迂谬的弊病。要专心致志，精益求精，不要只是袭其皮毛，不要总是在嘴上用功夫，总之是期待着你们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京师大学堂是各行省办学的榜样，尤其应当首先举办，朕现在命令：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集中开会，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他们只要愿意进入学堂的，均准许他们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

^① 诏书原文载《德宗景皇帝实录》。

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以致辜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将此通谕告之天下。^①

变法谕发布后,光绪皇帝兴冲冲跑到颐和园,把消息报告给慈禧太后,并带去了5本书,《日本变政记》、《各国兴昌记》、《泰西新史揽要》、《俄彼得变政记》和《校邠庐抗议》。这5本书,前4本是康有为写的,后一本是冯桂芬写的,都是关于改革方面的普及性书籍。

慈禧太后不怎么爱读书,据当时人的记载,这些书的内容,大都是光绪皇帝在太后的榻前,为太后读着、讲着,而太后斜倚在床上,眯着眼睛听着,不时睁开眼,批评着、议论着书中的内容。她以前说过,康有为的爱国之心令她感动。但她现在说,她尤其对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感兴趣。她感叹着说:过去也行了许多自强维新的事业,但都不如这书中讲得透彻呀。光绪皇帝一看太后喜欢这书,立刻请示:把这书再加印刷,给大臣小吏们人手发一本,让他们认



▲慈禧太后像

①6月1日杨深秀上《请定国是折》,6月8日徐致靖上《请速定国是折》,这两份奏折据康有为说,都是他代写的。6月11日光绪颁布《更新国是诏》。因此,康有为认为,戊戌变法的这一开篇诏书,是他促使皇上颁发的。但诏书与他代写的奏折相较,内容有很多不同。如奏折中援引中外历史,要改革就不惜诛杀守旧大臣,这在光绪颁布的诏书中毫无踪迹。因此,《更新国是诏》即使受了康有为代写之奏折影响,亦已由较持重的翁同龢严格把关,写出了这份高阳先生所说“其实平淡无奇”的改革首诏。这其实是戊戌变法的幸运。否则,按照康之奏折颁诏,恐怕戊戌变法连100天也坚持不了。

真学习。太后高兴地点着头，说就这么办。

戊戌变法的第1天，没有刀光，没有剑影，只有一帝一后，母子同心，共创改革大业的感人画面。

但这只是一个假象。

2. 慈禧太后发了三道谕旨

6月15日(变法第5天)，慈禧太后把3道谕旨交给了光绪皇帝。

她已经归政10年，但朝廷的许多大事情，她还是要参与意见，并通过皇帝的朱砂御笔，以皇帝的口气下达朝廷。

这是10年前光绪皇帝亲政的第一年留下的一条他终生没能摆脱掉的“尾巴”。

当时，慈禧下达了“撤帘”的指示，请已经长大成人的光绪亲政，而她本人要退居二线了。

按照惯例，皇帝应该谦虚一番，说自己没有亲政的能力，请多年来代表自己管理朝廷事务的太后继续“垂帘”。

也是按照惯例，太后应该“固辞”，说按照祖制，皇帝既已亲政，太后就应该走得远远的，不再管朝廷的任何事情。

这本来都是官面文章，不料，慈禧在中途拐了一个弯。

当光绪谦虚地请太后“不要走”的时候，慈禧叹了一口气，说：“我理解你的难处。这朝廷的许多大事，你一旦接手，还真是难为了你。那这样吧，以后有什么大事，你不好拿主意的，来问我，我自然还是要帮你的。”已经溜出怀抱的权力，轻轻一句话，又搂回怀中。

以后的10年间，慈禧太后果然经常“帮助”光绪皇帝拿着一个又一个的主意。这不，她又拿出了3个主意，让皇帝定夺。光绪把那3张纸头扫了一眼，心尖立刻就刺痛了。

从表面上看，这3道谕旨似乎都没什么。

第一道：命二品以上大臣谢恩陛见并诣太后前谢恩，外官一体奏谢。

第二道：以荣禄属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第三道：太后和皇帝将于本年秋间到天津阅操，命荣禄预备一切。



第一道谕旨不就是一个礼仪吗？皇帝任命了官员，到太后面前来谢一个恩，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第二道谕旨不就是任命了一个外省的总督吗？而且，荣禄已经是大学士（名义上的宰相），但他不要在朝廷里当军机大臣（实际上的宰相），而自己请求去当个直隶总督，愿意为朝廷干些劳累辛苦的活儿，太后不过顺水推舟，同意了荣禄的请求罢了，有什么不可以？

第三道谕旨是什么？阅操。可说穿了，那不过是太后想到外面玩一玩，散散心。而且，这事已经议了好久了：朝廷中有许多大臣不同意太后和皇帝外出阅操，认为有失仪统。但太后听说此次阅操是乘火车去，立刻动了凡心，说：“我从没坐过火车。一定很有意思。”力排众议，非去不可。这谕旨也不过是她要完成一次游玩的心愿罢了，似乎更没什么大不了的。

谁这样理解这3道谕旨，谁就不懂大清朝的政治。

第一道谕旨决不是一个简单礼仪，而是慈禧太后公开宣布：她从皇帝手里收回了二品以上大臣的任命权。“谢恩”，不错，你被任命为朝廷的大官，你要到太后面前谢恩——这礼仪的背后是整个专制皇权的几乎全部权力。一个专职国家是如何运转的？一靠礼仪的表率，二靠人事的调配，仅此而已。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表面温和的礼仪背面，紧贴着一双握有人事权力的铁掌。“谢恩”，不错，谁任命的向谁谢恩，这才是“谢恩”二字的全部内容。因此，慈禧通过“谢恩”的礼仪向大小臣工晓示：人权掌握在我的手里。这是她在同意给光绪进行变法的“事权”后，对皇帝进行制约的第一个手段。它所显示的意义再明白不过了：你可以有进行改革的“事权”，这不是你发牢骚时要的吗？那好，给你。但人权在我的手里。“事”是“人”办的。你办你的“事”，我管你的“人”，你办的事情还能翻了天？^①

那第二道谕旨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命。直隶总督是一个地方大臣，也就是一个“外臣”，但他不是普通的外臣，他是全国疆臣的领袖。北洋大臣更不是普通的大臣，他是掌握军队的大臣，包括掌管保卫京师的禁卫军。荣禄是谁？

^① 台湾史家黄彰健先生认为：6月11日颁布《定国是诏》时，光绪的改革已经得到太后同意，仅仅过了5天（16日）即有如此激烈的转变，乃是因为徐致靖保荐康有为，而光绪亦在13日下达了“召见康有为”的谕旨。徐在保荐折中请光绪任命康为“顾问”而“常伴左右”，引起慈禧警觉。她示意光绪颁布“人事谕”，就是为了防范光绪可能重用康有为。但因光绪已下“召见康有为谕旨”，既有明旨，不便收回，只能在光绪任命康有为为顾问前，予以拦阻。

他是慈禧太后最宠信的大臣。他掌握着军队，意味着什么？再明显不过了：军权操在慈禧太后的手中。正在大刀阔斧的改革进程中，谁知道你今后会改出个什么东西来。现在，你改吧，你有进行改革的所有权力，但我有控制改革的所有权力。靠什么？靠军队。在后台进行改革的是统治者，在后台控制军队的是掌握统治权的人——戊戌变法刚刚开始，一把手枪就顶在了皇帝的腰眼上。

那第三道谕旨与第二道的含义同出一辙：“阅操”就是阅兵，阅兵是兵权所属的示威性举措。这是常识：只有真正握有兵权的人才有资格检阅军队。慈禧让光绪皇帝陪着她到天津检阅在全国最有战斗力的北洋诸军，其目的就是向军内外传播一个重要信息，即兵权掌握在我慈禧的手里，全国的军队都必须听我慈禧一人指挥。

明白了：昨天，你答应给我一只仙鹤，今天，你送到我手上一只野鸡。昨天：我还眼睁睁地瞅着：一只叼着权杖的和平鸽会通过改革欢欢喜喜地落在自己的手上，仅仅隔了一夜，忽然飞来了一只老鹰，“嚓”地一声，把鸽子，还有它嘴里的权杖，全给叼走了。

简约的3道谕旨，像3座大山，沉重地压在光绪皇帝的头上。5天来太后支持改革所给他的好印象，在一刹那间化为乌有。

但光绪皇帝一声没吭。他乖乖地接过了太后给他的谕旨，取出只有皇帝可以使用的朱砂笔，一字未易，把谕旨抄写了一遍，当天就颁发了下去。

慈禧太后瞅都没瞅他黯然神伤的样子。她养他养了二十多年，这种样子她瞧得多了。她根本无须运用什么缜密的心思，凭经验，就能穿透他那阴沉的面容，深入到他的皮里，探索到他的心情，穷究出他的思绪。她能肯定：在皇帝寂静的外表下面，有巨灵的搏斗，龙蛇的混战，幻象的萦绕。

“无论如何，他是一个皇帝呀！”

可能，在慈禧的心里，有时动一下这样的心思。但这肯定只是一刹那间的慈念，转眼就会淹没在她永不餍足的权力欲中。

一切实干家企图把世界置于他们的手掌之上，一切思想家则企图把世界置于他们的头脑之中。慈禧无疑是一个实干家，手掌上没有完整的世界，如何能够甘心？让皇帝在他的思想中永远想念他的实权吧，慈禧太后却永远不会给他机会！想借助改革把全部权力收归己有，把扶着你走了10年之久的老太后扫地出门，妄想！